

沙丘上的人們

安徒生童話選集

平明出版社

安徒生童話選集

沙 坵 上 的 人 們

葉 君 健 譯

新 譯 文 叢 刊

新譯文叢刊

書號 259

沙丘上的人們

定價¥4,700

著者	[丹麥] 安徒生
譯者	葉君健
出版者	平明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○三三號 (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)
印刷者	華文印刷局 (上海南京路143弄4號)
經售者	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

開本: 762×1067 1/32

印張: 5 5/16

字數: 79,000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

1—18000

原書名 H. C. Andersens Eventyr: Hans Andersen's Fairy Tales
原 著 者 [丹麥] Hans Christian Andersen
原出版者 Gyldendalske Boghandel, Kobenhavn;
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Oxford

內 容 提 要

這集子包括八篇童話，是作者接近晚早期的作品。這裏有對人間不合理的思想的嘲笑，有對弱小者的同情，有對愛和善良的歌頌。作者在他略帶憂鬱的諷刺中，表示出一種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。

目 錄

香腸栓做的湯.....	三
創造.....	二五
誰是最幸運的.....	三一
跳蚤和教授.....	三六
老約翰娜講的故事.....	四〇
看門人的兒子.....	四六
太陽光的故事.....	五九
沙坑上的人們.....	一〇三

沙
坵
上
的
人
們

香腸栓做的湯

一

「昨天的宴會真是出奇的好，」一個年老的女耗子對一個不會參加這宴會的耗子說。『我在離老耗子王的第二十一個座位上坐着，所以我的座位也不算太壞。你要不要聽聽這宴會的菜單子？出菜的次序安排得非常好——發霉的麵包，臘肉皮，蠟燭頭，香腸——接着同樣的菜又從頭到尾上了一次。這等於兩次連續的宴會。大家都很歡樂，開了一些愉快的玩笑，像在自己家裏一樣。什麼都吃光了，只剩下香腸尾巴上的香腸栓。大家的話頭慢慢轉向這個題目上去；最後，一個成語「香腸栓做的湯」就被提出來了。每個人都聽到過這成語，但是誰也沒有嚐過香腸栓做的湯，更談不上怎樣去做它。大家向發明這湯的人鄭重地乾了一杯；大家都說，這人可以做一個施賑官。這句話不是很有風趣的麼？老耗子王站起來說，哪個年輕耗子會把這種湯做得最好，他就把她立爲皇后。試驗期間爲一年。」

「這倒很不壞，」另一個耗子說；「不過這種湯是怎樣做法呢？」

「嗨，怎樣做法嗎？這正是一位年輕的女耗子——和許多年老的耗子——所要問的一個問題。她們都想當皇后，但是她們却怕麻煩，不願意跑到廣大的世界裏去學習做這種湯；而她們却非這樣做不可。不過每個耗子都沒有離開家和廚房的本事。一離開家誰也不能每天找到乳餅殼或臘肉吃。不，誰也會挨餓，可能還會被貓子活活地吃掉呢。」

無疑地，這種思想把大家都嚇住了，不敢出去探聽情況。只有四隻耗子宣佈說她們準備出去。她們是年輕而活潑的，可是很窮。世界有四個方向，她們每位想向一個方向走去；問題就在於誰最被命運所寵愛。每位帶着一個香腸栓，以便記住自己這次旅行的目的。她們把它當做旅行的手杖使用。

她們出發的時候正是五月的開始。她們到第二年五月的時候纔回來，而她們只有三位出現。第四位並沒有報到，也沒有任何關於她的消息，雖然她們試驗的期間已經快要終結了。

「是的，即使最愉快的事情也不免有某些缺點，」耗子王說。

於是他下了一道命令，說周圍幾哩路以內的耗子都要請來。她們將在廚房裏集合。那三位

旅行過的耗子將單獨站在一排；一個覆有黑紗的香腸栓被豎立了起來，紀念那個失蹤了的第四隻耗子。在那三個耗子沒有發言以前，在耗子王沒有決定補充講話以前，誰也不能發表意見。現在我們聽吧。

二 第一個小耗子的旅行見聞

「當我走到那個廣大的世界裏去的時候，」小耗子說，「跟許多與我的年紀相仿的耗子一樣，我以爲我已經知道了所有的東西。不過實際情況不是這樣。一個人要花許多年的工夫纔能達到這種地步。我動身航海去。我坐在一條開向北方的船上。他們告訴我說，船上的廚子要知道怎樣應付海上的事情。不過如果一個人有許多燻肋肉、整桶的醃豬肉和發霉的麵粉的時候，他要應付事情也就夠容易的了。你在船上過着很講究的生活；但是你却沒有辦法學會用香腸栓做湯。我們航行了許多天和許多夜。船簾動得很厲害，我們身上都打濕了。當我們最後到達了預定的碼頭的時候，我就離開了船。那是在遙遠的北方。」

「離開自己家裏的一個角落遠行，真是一件快事。坐在船上，你當然也會有一個角落的。但

是你忽然發現你在數百里以外的一個生疏的角落裏。我看到許多巨大的、沒有路徑的松樹和赤楊的森林。它們發出一種強烈的氣味，弄得我打起噴嚏來，同時也想起香腸來。那兒還有許多大湖。當我走近它們的時候，水是非常清亮的；不過在遠處看來，它們都是像墨一般地黑。白色的天鵝在它們上面浮着；起初我以為它們是泡沫形成的白點。它們靜靜地浮着。不過當我看到它們走動和飛着的時候，我就認出它們了。它們屬於鵝這個家族——這一點你可以從他們走路的樣子看得出來。誰也不能否認他們的血統。我總是跟我的族人在一起。我跟樹林和田鼠來往。我在這兒順便提一句：這些東西的知識很有限，特別是關於做飯的問題，雖然這也是使我在外面旅行的一個主要理由。我們認為香腸栓可以做湯的這種想法，在他們看來，簡直是驚人的思想。所以這件事立刻就從這張嘴傳到那張嘴，傳遍了整個的森林。他們都說這個問題永遠也解決不了。我也不認為在這頭一天晚上就去探求做這湯的方法是妥當。這時正是炎熱的夏天，因此——耗子們說——樹林纔發出這樣強烈的氣味，草纔是那麼香，湖水纔是那麼青而帶黑，上面浮着白色的天鵝。

『在這樹林的邊緣上，在四、五座房屋之間，立着一根像船的主桅那麼高的竿子。它的頂上

懸得有花環和緞帶。這就是大家所謂的五月柱。大家配合着提琴手所奏出的提琴調子，圍繞着這柱跳舞，大聲唱歌。在太陽下山以後，在月光中，他們還做了許多歡樂的遊戲，不過我沒有參加——一個小耗子跟五月節的舞會有什麼關係呢？我坐在柔軟的青苔上，緊緊地捏着我的香腸栓。月亮特別照着有一株樹的地方。這兒的青苔長得真細，比得上耗子王的皮膚。不過它的顏色是綠的；這對於眼睛說來，是非常好的。

「忽然間，一羣最可愛的小人物走出來了。他們高得只能達到我的膝蓋。他們看起來像人，不過他們的身材長得很相稱。他們把自己叫做山精；他們穿着用花瓣做的精緻的衣服，邊緣上還飾有蒼蠅和蚊蚋的翅膀，外表非常好看。他們一出現的時候，就似乎要找什麼東西——我不知道是什麼。不過他們之中有幾位終於向我走來；他們的首領指着我的香腸栓說：「這正是我們所要的那件東西——它是尖的——它真是好！」他把我的旅行杖越看得久，他就越顯得高興。

「我可以把它借給你們，」我說，「但是不能送給你們。」

「不能送！」他們重複着說。於是他們就把香腸栓搶去了。我也只好讓他們去。他們跳到

長滿了嫩青苔的那塊地方。他們把木栓插在這兒的綠地上。他們想要有他們自己的五月柱，而他們現在所得到的一根似乎正合他們的心意。他們把它裝飾一番，使它看起來很美麗。

『小小的蜘蛛們先來在它的四周織出了一些金絲，然後在它上面掛起一些飄蕩着的幔紗和旗幟。它們是織得那麼細緻，被太陽光晒得那麼雪白，連我的眼睛都昏眩起來了。他們從蝴蝶翅膀上攝取顏色，把這些顏色撒在這雪白的紗上，而這紗上閃爍着花朵和珍珠，使我再也認不出我的香腸栓了。世界上真是再也找不到像他們所打扮出來的這根五月柱。現在有一大隊真正的山精到來了。他們的衣服穿得很少，他們的樣兒是講究得不可再講究了。他們請我也去參加，但是我得保持相當的距離，因為對他們說來，我的體積是太大了。』

『現在音樂也開始了！這簡直像幾千隻鈴兒在響。這聲音又圓潤又響亮，我真以為天鵝在唱歌呢。我又想像以為聽到了杜鵑和畫眉的聲音。最後整個的樹林似乎都來參加奏這音樂了。我聽到孩子的說話聲，鈴的鏗鏘聲和鳥兒的歌唱聲。這都是最美的旋律，都是從山精的五月柱上發出來的，也就是說，從我的香腸栓上發出來的。我從來也沒有想到過，它會奏出這麼多的音樂，不過這要看它落到了什麼人的手中。我非常受到感動。我快樂得哭起來，像一個小耗子那樣

哭。

「這夜是太短了；不過在這個季節裏，它在那兒是不能再長了。風在天剛亮的時候就開始吹起來，樹林裏一平如鏡的湖面上現在蓋滿了一層細細的波紋，那些精緻的慢紗和旗幟都飄到空中去了。蜘蛛網所組成的波浪形的花圈，吊橋和欄杆，和你所能喊出名兒的任何東西，都飛走了，好像一切都化成了烏有似的。六個山精把我的香腸栓扛回送還給我，同時問我是不是要什麼酬報。因此我就問他們是不是可以告訴我怎樣用香腸栓做出湯來。」

「我們怎樣做嗎？」山精們的首領微笑地說。「嗨，你剛纔已經親自看到過了。我以為你再也認不出你的香腸栓了吧？」

「你這話的意思只是一個玩笑吧，」我回答說。於是我就用了適當的話語，告訴他們我為什麼來作這個旅行，我在家的時候對這次旅行抱了一些什麼希望。「我在這兒所看到的這種歡樂景象，」我問，「對我們的耗子王和對我整個強大的國家，又有什麼好處呢？我不能夠把這香腸栓搖幾搖，說：『看呀，香腸栓就在這兒，湯馬上就出來了。』那只是在客人吃完飯後，纔能在桌上擺出來的一碗菜呀。」

「這山精於是把他的小指頭按進一朵藍色的紫羅蘭花萼裏去，同時對我說：

「『請看吧！我要在你的旅行杖上擦點油；當你回到耗子王的宮殿裏去的時候，你只須把這手杖朝他溫暖的胸口頂一下，紫羅蘭就會生長出來，蓋滿這整個的手杖，甚至在最冷的冬天也是這樣。所以我想，我已經給了你一點什麼東西帶回去了——比『一點什麼東西』恐怕還要多一點！』」

在這小耗子沒有說明這個「一點什麼東西」以前，她就把這旅行杖伸到耗子王的胸口上去。一束最美麗的紫羅蘭花千萬確地冒出來了。這花兒的香氣非常強烈，以致耗子王馬上命令站得離煙囪最近的那些耗子把尾巴伸進火裏去，以便燒出一種焦味來，因為紫羅蘭的香味他吃不消；這完全不是他所喜歡的那種氣味。

「不過你剛纔說的『一點什麼東西』究竟是什麼呢？」耗子王問。

「噫，」這小耗子說，「我想這就是人們所謂的『效果』吧！」於是她就把這旅行杖掉轉過來。嗨！它上面一朵花也看不見了。她手中只是握着一根光禿禿的烤肉叉。她把它舉起來，像一根樂隊指揮棒一樣。「『紫羅蘭花』那個山精告訴過我，『是為視覺、嗅覺和觸覺而長出來的。』」

因此它還不能滿足聽覺和味覺的要求！」

於是這小耗子開始打拍子。於是音樂奏起來了——不是樹林中的那種音樂，而是我們在廚房中所聽到的那種音樂：一種烤和煮的起泡聲。大家立刻就覺得這聲音好像在向每個煙囪衝去；鍋兒和罐兒在沸騰得不可開交。火鏟子在黃銅壺上敲了一陣子，接着就忽然變得沉寂。於是茶壺發出一種安靜、低沉的聲音。這聽起來倒是蠻舒服的——大家都說不出究竟這茶壺是在剛剛開始唱呢，還是快要結束。小罐子在滾滾地沸騰着，大罐子也在滾滾地沸騰着；它們誰也不關心誰；這兩個罐子似乎一點道理也沒有。小耗子揮動着她的指揮棒，越揮越激烈；罐子發出泡沫來，冒出大泡來，沸騰得厲害；同時風兒也在煙囪裏號叫。哎呀！這真是可怕，弄得這小耗子最後把她的棒子也扔掉了。

「這種湯可不輕鬆！」耗子王說。『可不可以請你告訴我們它是怎樣做出來的呢？』

『全部的情形就是這樣，』小耗子說，同時鞠了一躬。

『好吧！我們倒很想聽聽第二位有什麼可講，』耗子王說。

三 第二個小耗子講的故事

「我是在宮殿的圖書館裏出生的，」第二個耗子說。『我和我家裏的好幾位從來沒有福氣到餐廳裏去過，更談不上到儲藏室裏去過。只有在旅途中和今天的這種場合，我纔能看到一個廚房的確，在圖書館裏我們不得不挨餓，但是我們却得到不少的知識。據說能夠在香腸栓上煮出湯的人可以獲得皇家的獎品；連這種消息也傳到我們的耳朵裏來了。我的老祖母因此就尋出一卷手稿來。她當然是唸不出來的，但是她却聽到別人唸過。那上面寫道：「凡是能寫詩的人都能用一根香腸栓煮出湯來。」她問我是不是一個詩人。我覺得我對於此道一竅不通，於是她就告訴我，我得出門去，設法做一個詩人。我於是又問做詩人的條件是什麼，因為這對於我說來是跟做湯一樣困難。不過祖母聽到許多人唸過，她說三個條件是特別不可缺少的：「理解，想像和感情——如果你能夠使你具備這幾樣東西，你就會成爲一個詩人，那麼香腸栓這類事兒對你也就很容易了。」

「於是我就出去了，向西方走，走向廣大的世界裏去，其目的是爲了要成爲一個詩人。」